

新书推荐

《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》：

黄河源生态纪事中的文明启示

□方俪颖



景，袖里乾坤，融汇大成！园中的花木植被，配合人工建造的山水，以不整形、不对称的方式，灵动布置。

池塘清浅如镜，倒映蓊郁的茂林修竹；枝丫旁逸横出，斜仰构架精巧的雅山秀亭。秋高气爽之际，慵懒温煦的天光，将周遭景致镀上一层金箔色的辉煌。

门窗雕镂，美轮美奂，流光溢彩，灼人心目。任一建筑空间的色彩，都是这般赏心悦目。整座园林，意趣盎然，仿佛化身匠心独运的大型艺术品。

重峦叠嶂的奇岩假山，积石如列；飞檐翘角的楼阁亭台，庭院深深。一方格窗，几案洁净，恍有书声琅琅，世界如此透亮。缘起遇见，善念染香时光；明而不耀，胸蕴才情暖阳！

如若曾经的住户，偶觉长日无趣，想打发光阴，便能以消遣，卧榻听曲，对案学书，焚香煮茶……这些雅趣丰满的日常，无不具象体现着屋主高雅的审美情趣。

我的思绪漫游天际，不禁有了更为大胆的设想——在高墙大院的深处，会不会有过这样的场景：曲阑深处，户牖薄情，阻隔了变与不变的光阴；墙外星辰轮转，春秋变换，对她而言无异过客匆匆；红笺向壁，佳梦里，翘首企盼天涯咫尺的彼此，皆为心上那不可再归之人。

穿越百年的风尘明灭，两颗同样千回百转的心，似乎拥有命运般的共通——只见那位女子弹拨挑抹，传送出琴音袅娜。恰如风花有尽，可叹雪月无歌。铺陈了卷轴，焚香去探幽；纸间风雨落，烟波尽苍茫！

人生海海，大千世界。貌似唯有琴棋书画，足以帮她暂排苦忧。实则，思路决定出路，心境决定处境。一念心轻，万事皆休。即便是那个时代的女性，不应该只是男权的附庸，而应自由自治，思想独立、拾捡起满地破碎的日子，拼凑出一个活色生香的美好未来，不至于仅为情爱，支离憔悴……

如今，粉墙黛瓦的前厅后院里，松柏盆景，兀自葱茏，流水潺湲，荡净尘嚣。斑驳的老墙，攀缘着紧密缠绕的各类藤蔓，像一面古旧而泛黄的时光记忆，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默老去。一旁的芭蕉叶片葱绿蓊郁，仿佛在微风中摇曳出秋窗风雨的无尽故事。光影如裙摆曳地，洒落岁月沉香的印记……

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限量版的时间，从不因任何人的意志，放慢前行的脚步。蓦然回首，此生经历的悲欢离合，不过五色交辉的生动斑斓：在跌倒中成长，又在成长中跌倒……一遍遍循环往复，初心不改。生如蝼蚁渺小，却仍通透敞亮！江湖万里浪滔滔，聚散人间情不老！

这些精神的伊甸园，以自己的方式，疗愈失落凡尘的游人——让我们再度拥抱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获取勇气，无限热爱美好事物，拥有力量，沉湎于艺术熏陶，以文化继承人的身份，体味古朴传统的园林背后蕴含的隽永奥义——虽由人造，宛若天开。由繁复臻于返璞，从剥离而至归真！

传说的大道至简，不过平凡生活里，静水流深。可望不可及的高妙禅学，总在貌似浅显的思绪中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！

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”，动静演绎了姑苏的小桥流水，烟火人家，而“遥知未眠月，乡思在渔歌”，道不尽的却是紫绕游子心尖、千年未变的乡愁情结。苏州，她永远能让漂泊的羁旅倦客，再忆故里，泪湿衣襟。

（摘自《钱江晚报》）

有一种友情叫

“怀民亦未寝”

□意公子

有一年，农历十月十二日，网上掀起铺天盖地的纪念——“今天是苏东坡大半夜去承天寺找张怀民941周年”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“怀民亦未寝”，都成了网上被二创的一个流行梗。

我们为什么喜欢这篇文章？因为我们大希望人生中有张怀民这样一个朋友了。

张怀民是谁？三千年的史书太浓缩，甚至几乎都看不见这个名字。只知道，他是一位和苏东坡一样，被贬谪到黄州的北宋官员。

他没有东坡有名，也没有东坡的官职高。据说，他当时被贬到黄州，担任主簿，也就是知县下面的一个掌管文书的秘书，这么一个小官。

现实一点来说，苏东坡当年在京城大红大紫的时候，张怀民应该是没有机会认识他的。

当年的苏轼正是意气风发，看他文章里所写到的，往来的都是政坛要客、文豪大家。他后来说自己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，其实真正做到这一点，反而是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。

当花落到泥土间，才开始慢慢接了地气。苏东坡认识了张怀民，他们同命相怜，彼此又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，所以在黄州，就常常结伴出行。

好朋友的标志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《记承天寺夜游》这篇文章前几句所描写的那样——

这个晚上，我刚脱下衣服准备睡觉，恰好看到月光洒进了屋子。好美啊！我想出去看看月亮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找谁和我一起呢？

于是我走到了承天寺，来找张怀民。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，遂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……

然后就是这句颇为深意的：怀民亦未寝。可能人家真的还没睡，可是千年后的我们不一定这么想。

我们脑补了很多画面，比如苏东坡可能是这样——温柔地：怀民，怀民，睡了吗？

也可能是——粗鲁地：怀民怀民，开门呐，我知道你在家！

但不管是怎么样，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苏东坡是怎么把人喊起来的，也不在于张怀民到底是不是已经睡了，关键在于不管他睡没睡，他都愿意起来，大半夜，陪着这个朋友。

真正的好朋友，是不会那么客气，去计较是不是被打扰的。

于是他们俩信步于庭院中。那一定是个很美好的夜晚。

月光照进庭院里，洒了一地，就像清水一样澄澈透明。水中的水藻、水草纵横交错，那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。

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苏东坡真的是一个写景高手。他要写月光，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月光，他写的是水面的澄澈；他要写竹柏，却不抬头看，他低头看的是水中纵横交错的影子。

月光如水，藻荇交横，在这个清冷的深夜里，孰幻孰真，若醒若梦。于是苏东坡感慨——

哪一个夜晚没有月光？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？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。

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闲人，才能有闲情。或者先让自己有一颗闲心，才能看见这清闲、悠闲之景。

而最美好的是什么呢？是全天下不只有我一个闲人——还有你。

清风明月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就像苏东坡那首《点绛唇》词：“闲倚胡床，庾公楼外峰千朵。与谁同坐。明月清风我。别乘一来，有唱应须和。还知么。自从添个。风月平分破。”

因为你的应和与共鸣，所以这份快乐，就加倍了。

苏辙曾经在《黄州快哉亭记》里写到张怀民，他说，张君不把贬官当成忧愁，在处理公务之余，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身心，即使使用旧蓬草编门，用破瓦罐做窗，都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快乐，这就是他超脱于常人的地方啊！

今张君不以谪为患，窃会计之余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间，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。

对于史书中那些王侯将相而言，也许张怀民很小、很平凡，但是他的性情和志趣，却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在宦海浮沉中患得患失的他们。所以同样胸中有天地的苏东坡才会和他成为好友，才会写《水调歌头·快哉亭作》向他致敬！

落日绣帘卷，亭下水连空。知君为我新作，窗户湿青红。长记平山堂上，欹枕江南烟雨，杳杳没孤鸿。认得醉翁语，山色有无中。

一千顷，都镜净，倒碧峰。忽然风起，掀舞一叶白头翁。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。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

我们以前读语文课本里的这篇短文，最早赏析的是良辰美景，是苏东坡行云流水、返璞归真的文笔，可是长大以后才发现，这篇文章里最珍贵的，是张怀民；是我们渴望这样的友谊，看到美好就想分享给你，并且不介意是否会打扰到你；是我们共同能欣赏这平凡景色中的浪漫，是踏着月色寻你而来，哪怕没有互诉衷肠，仅仅只是静静地待着的松弛与信任。

我想，这也许就是我们愿意为941年前，这段朴素又神仙的友情，每年都过一个纪念日的原因吧。

（摘自“意公子”）

神出鬼没的山

□张晓风

如果说“那些神出鬼没的山”，你会以为我在撒谎吗？古人用词，实在有其大手段，例如，他们喜欢用“明灭”。像王维说“寒山远火，明灭林外”倒还合理，韦应物诗“寒树依微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”也说得过去。但像杜甫说“回首凤翔县，旌旗晚明灭”就不免有印象派的画风，旗帜又不是发光体，如何忽明忽暗？柳宗元的游记大着胆子让风景成为“斗折蛇行，明灭可见”，朱敦儒的词更认为“千里水天一色，看孤鸿明灭”，仿佛那只鸟也带着闪光灯似的。大概凡是美的事物，都有其闪烁迷离的性格，不但夕阳远火可以明灭，一切人和物都可以在且行且观的途中乍隐乍现、忽出忽没，而它的动人处便在这光线和形体的反复无常吧！山势亦然，闪烁飘忽处，竟如武林高手在逞其什么扑朔迷离的游走身法。你欲近不得，欲远不得，忽见山如伏虎，忽闻水如飞龙。你如想拿笔记录，一阵云来雾往，仿佛那性格古怪的作者，写不上两行就喜欢涂上一堆“立可白”，把既有的一切来个彻底否決。

一时之间，山不山、水不水，人不人、我不我，让人不仅对山景拿捏不定，回头对自己也要起疑了。

所以，如果说我那“神出鬼没的山”，其实是很诚实的。那天清晨，来到这断崖崩壁前，朋友们拿起画笔写生，我则负责发愣发痴。巨幅的悬崖近乎黑色，洁净无瑕。山与山耸立，森森戟戟如铜浇铁铸，但飞奔的碧涧却是个一缠在握的少年英雄，横冲直撞，活活地把整片的山逼得左右跳开，各自退出一丈远，一条河道于是告成。但这场战争毕竟也赢得辛苦，满溪至今犹腾腾厮杀的烟尘和战马的喷沫……对于山水，我这半生来做的事也无非只是发愣发痴而已——也许还加一点反当。其实反当仍等于发愣，那是对昨日山水的发愣，坐在阳光下，把一路行来的记忆，一茎一茎再嚼一遍，像一只馋嘴的羊。我想起白杨瀑布，竟那样没头没脑半天里忽然浇下一注素酒，你看不出是从哪一尊壶里浇出来的，也看不懂它把琼浆玉液都斟酌到哪里去了。你只知道自己看到那美丽的飞溅，那在醉与不醉间最好的一段惬意。我且想起，站在桥墩下的大石上，看野生的落花寂然坠水。我想起，过了桥穿岩探穴，穴中山泉如暴雨淋得人全身皆湿，而岩穴的另一端是一堵绿苔的长城，苔极软极厚极莹碧，那堵苔墙同时又是面水帘，窄逼的山径上，我拼命培养自己的定力，生怕自己万一旦被那鲜绿所惊所惑，失足落崖，不免成了最离奇的山难事件。我想起当时因为裙子仍湿，坐在那里晒太阳，一条修炼得身躯翡翠通碧的青蛇游移而来。阳光下，它美丽发亮如转动的玉石，如乍惊乍收的电光，我抬起脚来让它走，它才是真正的山岳之子，我一向于蛇了无恐惧，我们都不过是土地的借道者。

想着想着，忽觉阳光盎然有声，阳光下一片近乎透明的红叶在溪谷里被上升的气流托住了，久久落不下去，令人看着看着不免急下心来，不知它怎么了局。至于群山，仍伸出鬼没，让人误以为它们是动物，并且此刻正从事大规模的迁移工作。终于有人掷了画笔说：“不画了，算了，画不成的。”其他几人也受了感染，一个个仿佛找到好借口，都把画笔收了。

我忽然大生幸灾乐祸之心，嘿嘿，此刻我不会画画也不算遗憾了，对着这种山水任他是谁都要认输告饶的。负责摄影的似乎比较乐观，他说：“照山，一张是不行的，我多照几张拼起来给你们看看。”他后来果真拼出一张大山景，虽然拼出来也不怎么样——我是指和真的山相比。

我呢，我对山的态度大概介乎两者之间吧，认真地说，也该掷笔投诚才行，但我不免仍想用拼凑法，东一角，西一角，或者勉强能勾山之魂、摄水之魄吧！让一小撮山容水态搅入魂梦如酒曲入瓮，让短短的一生因而甘冽芳醇吧。

（摘自《绿色的书简》）

游人只合江南老

□徐子涵

苏州，这位江南的“小女儿”，她温婉恬淡，宁谧娴雅，是无数人心之所向的诗意天堂。深秋时节，我故地重游，痴痴徜徉在苏州园林，如同握住了一把开启空间美学之旅的密钥。

每一处文人园，虽大小不一，风情别具，却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，殊途同归，神魂交融，给整座姑苏城润养以灵逸鲜活的生动气韵。

身着汉服、妆容秾丽的女子们，笑靥如花、体态婀娜，衣香鬓影，不胜风流。或珠圆玉润，或身轻如燕，寻雅姑苏情如画，伊人掩面似桃花。她们在摄影师的教导提示下完成各种姿势的摆拍，形成一道靓丽风景线，点缀着园林大美，相得益彰，让人恍兮惚兮，分不清今夕何夕。

头戴草帽身穿褂子的他，操一口吴依软语，脸上笑意盈盈，这位温情洋溢的船家，会让你再次确信，这定是前世见过、今生梦里的江南水乡。

就身身为中国“四大古典园林”之首的拙政园来说——她如同隐逸在繁华水域中的淡然旧梦，遗世独立，不理俗尘。至于“拙政”二字，取自晋代潘岳的《闲居赋》——“筑室种树……灌园鬻蔬……此亦拙者之为政也”。

昔年，罢官归田的第一任园主王献臣，以此自比，表达向往闲适生活的恬淡心境：没有宦海浮沉，没有名利斗争，只有栖居灵魂的诗意空间。决心归隐的园主，终于挣脱束缚身心的桎梏，只给世人留下一个潇洒远去的背影。

之后，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，给园主王献臣设计了以水为主、疏朗平淡到近乎自然的造园蓝图。

园林的血液，由水脉动；园林的骨架，因山峭拔。“一峰则太华千寻，一勺则江湖万里”，俯仰之间，取诸怀抱；放浪形骸，怡然自得。漫步曲径通幽处，垂眸廊腰曼回时，你会发觉，原本压抑狭小的空间，逐渐变得疏阔开朗，使人顿生“柳暗花明又一景”的欢喜。

叠山、理水、园林建筑、栽花植木，是造园四大要素，缺一不可。咫尺之间以围墙包容天地自然，用门框定格四季之变换，移步换景，步步皆